

桑合手谜案

穆宜林 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桑拿谜案

穆宜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桑拿谜案/穆宜林著.

-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9. 8

ISBN 7-80094-779-3

I. 桑…

II. 穆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9) 第 27508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 100021

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字数 338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 册

定 价: 19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穆宜林 原名穆铁生，1944年生于大连，祖籍河北南皮。16岁参加工作后即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，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作品，主要作品有《玉佛姑》、《玉宝风尘》、《重开山门》、《爱的倾斜》、《裸体画引起的诉讼》等。

责任编辑 卢昌五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楔子

“万恶淫为首！”

听完两位港商的“状告”，老首长拍案而起，陡然怒气冲霄汉地吼道。

“香港回归”后，这两位与内地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商贾，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见老首长。

十几年来，他们在与这位老首长长期交往的过程中，也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脾气。

两位港商在 H 市“华利”大酒店，被司法人员伙同妓女、保安等人“敲诈勒索”，深感问题的严重。他们以赤子之心，推掉生意，急忙进京求见述说实情……

饱经风霜的老首长，脸上像木纹似的肉棱，发威般地抖颤着。他挥舞着如斧般的手，气愤填膺地说：

“共产党的威信，决不能被‘腐败分子’毁于一旦！”

“十五大胜利闭幕了。反腐倡廉刻不容缓，必须进行到底！”

“淫恶是一切腐败的温床，是祸根！我们文明古国的今天，决不允许卖淫嫖娼明目张胆地存在！竟然还有司法人员直接参与和保护……真真胆大包天！一定要以法查处，除恶务尽！”

不错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：

从民国追溯到殷商，历代王朝的覆灭，又有哪个不是根源于统治者们腐化堕落的荒淫无耻呢？！

第一章

中央有关部门派员专程下来“扫黄”，实属少有的情况。可见事件的严重性和中央的重视。

“华利”大酒店“桑拿浴”部的“卖淫嫖娼”事件，轰动了这个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。虽然没公开曝光，但这种“新闻”就像翻撒了的粪车，其臭味儿很快就扩散开来，捂也无济于事……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……

与粪车味儿不同的是，不但越散味越浓郁，且更加邪乎……

中央来人查抄了“华利”大酒店，揭开了“卖淫嫖娼”的盖子，当场抓获了包括体育明星和影视歌星大腕儿等数人。名人，赤裸裸丑态百出。

按法律程序，移交到“华利”大酒店所在地的区级检察院。除一般卖淫妇女及嫖客按“治安处罚条例”处理外，案件的重要嫌疑犯，将由检察机关按法律程序提起公诉。

紧接着，区检察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和专案小组，决心按上级和中央的指示精神，以此案为契机，深挖“腐败”的祸根，并配合市委掀起“反腐倡廉”的新高潮！

经研究，具体对此案的检察及起诉工作，就落实在起诉科女科长孟淑敏的头上。

孟淑敏三十多岁，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高才生。八年前分

配到本市某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。实习期刚满就被沈院长看重，任命为民事庭庭长。

在这个区法院，女人当庭长还是首例。本来七八年的工作经验，使她锻炼得已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民事诉讼，但由于工作的需要，经区政法委及有关部门的再三研究，一年多前又把孟淑敏由法院调到了检察院。

孟淑敏由民庭庭长改为起诉科科长，虽都是政法工作的平级调动，但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却大不相同了。法院是依法审判机关；检察院却是法律检察、依法起诉机关。

孟科长凭借自己的努力和领导及同志们的帮助，工作很快就熟悉了。刚刚有些得心应手，就接下了这么个“嫖娼卖淫”及“敲诈勒索”案子，而且是万众瞩目、轰动一时。

“华利案”三人小组，不用说，孟科长为组长，另两位是起诉科的检察官文广利和他的女徒弟佟培培。用时下外国电影的形象，这三人是黄金组合、优秀搭档，更似三驾马车上的三匹骏马或车辕、车轴和车轱辘。佟培培二十四岁，三十四岁的文广利只比孟淑敏小几个月，可在起诉科干的时间比谁都长。孟与文谁是车轴，谁驾辕，还真难分清。这三人凑在一起，就像攻无不克、摧无不毁的战国时期的铁甲战车！

三人首先详阅了由公安局移交过来的卷宗。材料显示，以“华利”大酒店“桑拿浴”部承包女老板为首的犯罪嫌疑人，罪行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但孟淑敏却总觉得，这移交过来的案件，总有点儿就事论事的侦察终结。

按法律程序，他们完全可以提出若干疑点，退回公安局重新侦察。

可这“疑点”？

自打倒“四人帮”，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，中国日益繁荣昌盛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各种早已灭绝的非法现象，如吸毒、贩毒、卖淫、嫖娼等，也随着“改革开放”和市场经济的大潮，沉渣泛起。就像到海底去捞珍珠，难免带起些腐尸骸骨和泥沙。美丽的珊瑚，不消除腐蚀的青苔，也难显示出它的绚丽多彩。为保障改革顺利进行，相应的“扫黄打非”队伍，应运而生……

“腐败”的萌芽虽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重视，却又被盲目向“钱”看的人们所忽略……“黄”，年年月月扫，“非”，天天时时打，这二十来年却越扫越严重，越打越猖狂起来。由“黄色小报”发展到“黄色书刊”、“黄色扑克”、“裸体图片”。继而又成了音像制品：录像带、VCD 激光视盘等。随之是陪酒、陪舞、陪睡的“三陪”小姐、卖淫女，抓不尽扫不绝地满大街地跑起来。

为了应付“扫黄打非”，一些服务娱乐行业，如咖啡屋、酒吧间、卡拉 OK 歌舞厅从国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入，遍布大小城镇、大街小巷里，使你如同走进了渔港桅桅毗连的帆樯，让你目不暇接。如今，洗头房、泡足室、按摩美发馆、桑拿浴等更是大行其道。似乎一百零八行之外，又新兴了一种行业。

只因它们能赚大钱，一些不法之徒才争先恐后地上马。于是，“卖淫嫖娼”活动，就在这些“合法营业”的幌子下，屡禁不止。大有市场经济下的繁荣，就必须有“娼”盛的味道！

我们这个文明古国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决不能走像某个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所说，要牺牲三代妇女，来挽救长年战争浩劫后的国家命运的路子！可是在中央三令五申的“反腐倡廉”和一刻不停地“扫黄打非”指示下，却为什么还会越演越烈呢？

究其原因，决不是仅仅的“地方保护主义”在作怪！当然，“卖淫嫖娼”活动，若不受“保护”，也决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

猖獗！

有人说，市场经济的开放搞活，不只使人们思想“解放”了，也使人们有了钱。男人有了钱，就学坏了。而女人只有学坏才能搞到钱。

其实，这并不尽然！这只不过是相辅相成的一种表相罢了。无论男女，只要本质坏，就会抓住机会，利用权势挖空心思去贪污受贿，来满足他（她）们的腐化堕落的私欲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与“廉政公仆”在本质上所不同的，就是完全为了个人的私欲，钻进革命队伍，不顾人民的利益而去以权谋私……

如若不把这些“腐败”分子清除，社会上的“扫黄打非”就难以完成！“卖淫嫖娼”就不可能禁绝！

“华利”大酒店只不过是个三星级大酒店。比它高级豪华的宾馆、酒店别说在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就是中小城市也如雨后天晴。可它在没“出事”之前，就早已“名扬海内外”，靠得并非它的星级或服务档次，而是它的“娱乐中心”的“桑拿浴”部。

“华利”驰名，是靠引蝇招虫的臭味儿。港、澳、台的客商们，只要到这座城市，大多都要点名去消遣的。就连日、韩、东南亚的商贾富豪，甚至欧美、非洲澳洲以及独联体的老外们，也要光顾，更别提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、东北三省来此做生意的“老客儿”、“大款”、“名流”，出入“华利”大酒店，尤其是“桑拿浴”部，就像进出火车站的旅客。

人们只知“名人”出书，却大概不知“名人”嫖妓吧？这是因为他们不会像登报预告或签字售书那样地炒作，而是秘密地进行。冠军、国脚，影、视、歌坛的导演、大腕儿，争相来“华利”潇洒走一回。当然，不是每个“名人”都出书。同样，也不会凡出书或不出书的“名人”都嫖妓、卖淫。

经初步统计，有案可查及卖淫小姐供认，还不能算上从她们身上搜出的所有“名片”人物，“名人”就占大半。按头衔来说，

国家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，处级以上的干部就不下几十位。甚至还有委办级、政法部门的公务员。

什么国企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、高级工程师、医院的主任、专家及各大局中的“局座”等等，五花八门都有据可查！这些人加起来，在有名有姓的“要人”总数中，和“名人”基本上平分秋色。

也有“名人”、“要人”偶尔涉足一两次而无据可查的漏网者。但基本上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是决不会自己掏钱包的！他们全是依仗着权势，“吃请”、“互送嫁衣”、“顺便搭车”，更为恶劣地是利用职权之便，明火执仗地让公家包小姐。

H市一家企业到B市法院状告当地一家企业，骗去了一百万元。法院院长来H市办案，不但吃原告、拿原告、要原告，还提出去“华利”大酒店住宿，洗桑拿，并要按摩小姐陪过夜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很简单的上百万元官司，竟然打了五年。钱一分没要回来，各种花消来来去去地又赔进去三十多万元。这位被告地的院长吃惯了甜头，时不时地来“华利”“办案”。按摩陪伴小姐们，跟这位院长都熟透啦，真称得上衣食父母官啊！

“华利”的“嫖娼”花费，可不能比公路边只百十来元就能“放一马”的“蹦锅”，司机、“的哥”们都不敢贸然享受。哪个进来潇洒的人，不花上千元怕是出不了门。而且消费无标准，更无最低水平，看人下菜碟，瞅冷子宰一刀，不说拉深拉浅吧，不见血别想走。

大家都心照不宣，凡是有“色情”服务的地方买卖都兴旺。像水坑里有鱼，持竿儿者都闻腥而至，抛下诱饵甩上几钩……真正渔翁得利的当然是经营“钓鱼塘”的老板啦。

有人不禁要问，这大大小小的“卖淫嫖娼”、“色情服务”，难道经营者就不怕“扫黄打非”吗？尤其像“华利”大酒店，这么大的名气，竟然如此“娼”狂，就无法无天了吗？

其实，这早就成了“小儿科”的问题。又何人不知何人不晓，已不是什么奥妙了。偌大的城市，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并非虚设，不是聋子的耳朵配搭。

凡操此“无烟业”的大小老板，相对的都有大小的后台。内勾外联这是决不可忽视的关键！紧急情况下一个电话打来，保你有充分准备假像的时间。就是神仙来了也查无痕迹，甚至还能给你挂个“守法经营”的“信得过”牌子。再就是要与“地方”保持良好态势。因为你在“地方”治安管辖内的眼皮子底下活动，不让他们暗中“保卫”，不睁一眼闭一眼，你就实在是无法经营下去！要是你仗着后台，不尿“地方”硬着头皮干，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当然，你后台太大太厉害了，“地方”也会主动巴结你与你配合。“华利”大酒店就属这种。

“桑拿浴”女老板四十多岁，一脸横肉，胖的像个柔道运动员。她二十多年前曾当过刑场上的验尸官。一身卡宾服，足蹬马靴，白手套握着钢刺像一把利剑。黑墨镜下的双眼冒凶光。现在虽没十七八时威武，但看人的眼神还是让你感到寒气逼人。

“她哥哥当年任检察长，如今已是主管政法的市委头头。她的姐夫是某区长，还有不少的三亲六舅，在市、区担任着要职……”

“可这些在你们公安局移交来的材料上，为什么一点儿都没反映出来？”

孟科长和她在区公安局当副局长、兼治安科科长的丈夫汪桐说着。

提起丈夫汪桐，孟淑敏心中有些微词。虽没跟另俩搭档说，但她怪公安局方面，对“华利”事件的立案侦查，工作做的太不细啦！

“明明出事后，关于女老板的社会情况，是你亲口说出来的。

可这移交过来的材料上，却丝毫没一点反映？难道她的亲戚们不像你所说，他们都是那么‘廉洁奉公’？难道没有一个权威人士参与？……

“这港商材料上明明写着有身穿制服的人参与敲诈，可你们的材料为什么没有，而只限于‘卖淫’上，只在女老板身上就事论事？你们公安局是怎么办的这个案子呢？”

“按说，这材料应按程序退还给你们进行重新调查……”

……

在丈夫那里，孟淑敏没有得到回答。但这并没有阻碍她继续办案。

这两港商很有身份，多年来就与内地很多城市有经济、生意上的往来。就是在北京，也算很有些名气和威望，是开明正派的商人，并与H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合作的关系。香港回归后，更是来往频繁，项目不断扩大增多，合作紧密。

港商对大陆的情况非常熟悉，常来常往如同“手足”了如指掌。每次远行，都有随员及秘书小姐整套班子跟着，有时太太、小姐也随来玩上一玩儿。这次回来，因事情紧急，最终要到北京办理一项国际性的大投资，就让“班子”先期进京做准备。两人顺路要在广州、惠州、武汉、郑州及H市先停留一下，解决一些先前的事。其它城市都很顺利，一天两天就能上路啦。他们到H市是商谈一项市政工程投资的事项。

市委秘书到机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
秘书说：“今天已是下午，市领导也忙，安排在明天接见商谈。请二位先下榻休息。”

“也好。出来这十来天了……”港商说。

秘书见两位董事长没带随从，连秘书都没跟着，就善解“人意”地把他俩送到“华利”大酒店，未征得人家同意，便安排两

人洗“桑拿”。

港商也知道“华利”的“名气”，执意不肯地说：“洗洗澡就行啦……”

秘书以为人家不好意思，就一再强调：“‘桑拿’解乏，好好地解解疲劳……”连拉带拽地生怕人家不去让他失了职。

港商无奈，只好就进去了。

秘书安排好，说有事，一会儿来接，并特意向服务台的总管交代：“是两位港商，一定要好生伺候着！”还说：“只要让客人‘满意’，花多少钱没关系……”他就忘了说一句：“一切等我回来结账。”

总管一听港商，心说可来了“大亨”。这两天躲避检查，生意也不好。可得好好宰一刀捞捞本啦！

这洗“桑拿”有标价，玩女人就没“价”啦。小姐的档次不同，服务的“项目”也不同，关键还是侍候的对象……

管事的等秘书一走，立即就安排了两头牌“按摩”小姐，到单间浴室去侍候服务……

两位小姐确实姿色出众，年纪轻轻、韵味儿十足。一个苗条瘦高些，简直超过了“名模儿”的身材。另一个略矮胖些，丰润得不比性感“明星”差。本来都穿的裸露再不能裸啦，一进浴室，二话不说，就脱小衣，口里学着粤语普通话，叫着“先生”。

港商一看这阵势，全明白了。一个在雾气中慌忙制止已光了膀子的两位小姐：“对不起啦……我们不习惯这个样子啦，只想出汗轻松一下子好啦……请你们出去可不可以呀！”

“按摩”女知道有些客人是在浴后才有要求的，只好怏怏不快地颤颤着双乳，披上小衣走出去。她们来到港商换衣服的豪华客房，耐心等待，……

港商出透了汗，并没多耽搁，围上大浴巾回客房，打算落汗就穿衣服……

一见客人进门，两位小姐像饿了三天的猎狗，在贫瘠的荒漠上见到了肥硕的羚羊，赤裸裸地一下子就扑了上去，在他们身上掏抓起来……

两位港商对她们这种亲昵方式，不但没引起兴趣，反而更加反感。但俩小姐却不顾人家的躲闪，像一贴烤化的老膏药，紧紧地粘上去……

港商紧捂着快被她们扯掉了的浴巾，扭着身子护着要害。一个恼怒地说：“请你们出去啦！我们不需要这些……”

高个小姐学着“鸟语”：“先生……不要这样认真地啦……按摩一下子嘛，玩一玩好啦——”

矮胖小姐也学着说：“二位先生……不好意思的吗？没关系的啦……要不可以分开来搞嘛，再开个房间也是很方便的啦……要不了多少钱的。”

“我们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嘛！”港商很生气地推着她们说。

“钱该多少，随你们要好啦……”他们知道，她俩不就是为了钱吗，只好让她们挣啦，入得“佛堂”多少要留下点香钱，能脱身就行！

都说到这份儿上，俩小姐也只好披上小衣，悻悻地走出门。

港商没好气地使劲儿关上了门，坐下来擦着汗水，把衣服拿过来，掏出烟点上，打算歇一会儿就离开。

服务台总管见二位小姐一脸的铁青，这么快就出来了。奇怪地问：“咋啦，你们侍候不了吗？这俩可是阔佬……”

“哼！嘛样的我们侍候不了！八成人家眼高……要找处女。真是阔主儿，不玩儿钱照付。”

高个子说：“狠宰个王八蛋们！连小费都没给我们，别忘了多给我们提点儿。”

主管心想，是够阔的。送人来的“随从”不也说花多少没关

系吗。暗自笑了笑就开了张单子。心里话，我倒要看看你俩有多牛？这一下子不把你们要趴下，算你俩真阔！他开的单儿就连两个妓女也没想到，会是个天文数字。

两位港商一支烟还没吸完，就听有人敲门，只见主管手拿帐单进来了。他笑容满面地像开花的馒头，咧着大嘴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二位先生……都还满意吧？欢迎再来……”说罢递上账单：“请买单吧。”

一港商接过账单一看，顿时像见了枪决的宣判书，目瞪口呆。

另一位正从衣服里掏出钱包，准备付账，随手接过账单一看，惊叫道：“哇——！好厉害呀，要……这么多？还是美元……”

主管得意地冷笑着说：“不多，这比你们一项生意下来挣得多啦。”

“搞什么搞？这种做生意法……你们发海啦！”

“这是个吉利数字嘛，八千八百八十，还打了八折呢！预示着你们此行发、发、发，就是要发海啦！你们付不起吗？”

账单上只“特殊服务”费一项，就是伍千多美元！一个港商抖着账单说：“这不是付起付不起的问题嘛……你们搞没搞错呀？我们根本就……没要求小姐……服务呀……哪里来的特殊服务呢？这不公平！”

“先生，你搞什么搞？特殊不特殊我怎么知道呀？你们搞小姐时公开吗？”

另一港商火了，吼道：“你要搞搞清楚！你把小姐叫来对证嘛……全世界我们去过的地方多啦，没见过这么打劫的！别说特殊服务啦，就是包上几天小姐……也用不完的！”

主管心想，这回你们可来着啦！让你们也长长见识，不玩女人要比玩儿还贵得多！他冲门外喊：“喜妹，胡喜妹去叫‘保安’来。这俩小子不认账……”

高个小姐叫胡喜妹，答应着就跟俩“保安”进来了。她的小衣扣儿还没系上，摆着衣襟。

两个“保安”五大三粗，一付狠样儿，实际就是打手，吓唬人的。一手拿着电棍，另一只手举着对讲机。蓝不蓝灰不灰的制服，缀着几条红黄的绶带穗穗，腰系武装带，上挂着锃亮的手铐子，肯定是假的，塑料电镀亮的出奇。

因为他们常“宰”人，就有不服“宰”的嫖客，不备下这套吓人的手法，谁是好剃的头？打手一出场，大多怕吃眼前亏，“宰”的不离大谱，也就认头倒霉了。反正不是常客，以后不来也就是啦。遇上“愣子”不服软，“保安”也是麻杆儿打狼，不知对方到底有多大脓水儿，只好先亮出一套练就的恫吓手法：说给你曝光啦、送官啦、到你单位去要钱啦……还说这儿有监视器，跟银行防盗一样啦，早把你不老实、欺负、按摩小姐光屁股的镜头给录下来啦……嫖客就是嫖客，心里有鬼，就怕这见不得人的事，闹开来连老婆全知道可麻烦啦……

“宰”得是狠一些，还是息事宁人的好。讲讲价钱减一些也就下台阶了。

今天连“保安”也碰上了碴口儿，任你说出大天来，就是不认这壶醋钱！一个港商还提出要见经理，当面看录像带对证！如果带子上有，别说是特殊服务，就是任何一个人和小姐发生了性关系，哪怕是主动调情动手动脚，也情愿加倍付款！

“保安”一听，人家理直气壮，看来不是吓唬的事啦。手里的玩艺儿本就是吃素的，没有指示也不敢随便给老板惹祸。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打手，三板斧使完就瘪了词儿，站在那看着管事，愣愣地像两根蜡。

这下可把主管擢在了旱地上，他本想吓唬一下，让二位服个软，一求饶说没带这么多现钱，杀杀价就得了。可他们不说没钱给不了还装孙子，这不将我一军吗？我又不能说算啦……主管想